

明朝
民俗
故事系列

市井风情

故事

树枫

出版公司



44.79

SJ

明朝民俗故事系列

市井风情故事

树 枫 编

国际文化出版公司

(京)新登字 173 号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明朝民俗故事系列/树枫编. —北京:国际文化出版公司, 1996. 12

ISBN 7-80105-533-0

I. 明… II. 刘… III. 故事—作品集—中国—当代 IV. 1247.8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96)第 25034 号

明朝民俗故事系列—市井风情故事

树 枫 编

*

国际文化出版公司出版发行

北京安定门内大街 40 号

邮政编码:100009

发行部电话:4010840、4010837

新华书店经销

北京大中印刷厂印刷

850×1168 毫米 32 开本 60 印张 680 千字

1997 年 3 月第 1 版 1997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:1—5000

ISBN 7-80105-533-01K·68

全套十册 定价:79.00 元

目录

王渔翁舍镜崇三宝	(1)
赵五虎横行遭刺配	(12)
愚民枉使欺人心计	(22)
富不必骄贫不必怨	(36)
刘元普喜双生贵子	(46)
吕大郎还金完骨肉	(68)
三孝廉让产立高名	(74)
两县令兑竟义婚孤女	(81)
宋金郎团圆破毡笠	(94)
念亲恩孝女藏儿记	(110)
张孝基陈留认舅记	(121)
十五贯戏言成巧祸	(140)
一文钱小隙造奇冤	(151)
转运汉巧遇洞庭红	(172)

王渔翁舍镜崇三宝

宋朝隆兴年间，蜀中嘉州地方有一个渔翁，姓王名甲，家住岷江之旁，世代以捕鱼为业。每日与同妻子棹着小舟，往来江上撒网施罟，一日所得，恰好供给一家。这个渔翁虽然行业落在这里头了，却一心好善敬佛，每将鱼虾市上去卖，若够了一日食用，便肯将来布施与乞丐，或是寺院里打斋化饭，禅堂中募化腐菜，他不拘一文两文，常自喜舍不吝。他妻子见惯了的，况是女流，愈加信佛，也自与他一心一意，虽是生意浅薄，不多大事，没有一日不舍两文的。

一日正在江中棹舟，忽然看见水底一物，荡漾不定，恰像是个日头的影一般，光采闪烁，射人眼目。王甲对妻子道：“你看见么，此下必有奇异，我和你设法取他起来，看是何物？”遂教妻子理网，嗖的一声撒将下去。不多时，掉转船头牵将起来，看那网中光亮异常。笑道：“是什么好物事呀？”取上手看，却原来是面古镜，周围有八寸大小，雕镂着龙凤之文，又有许多篆字，字形象符一般样，识不出的。王甲与妻子看了道：“闻得古镜值钱，这个镜虽不知值多少，必然也是件好东西。我和你且拿到家里藏好，看有识者，才取出来与他看看，不要等闲褻渎了。”看官听说，原来这镜果是有来历之物，乃是轩辕黄帝所造，采着日精月华，按着奇门遁甲，拣取年月日时，下炉开铸，上有金章宝篆，多是秘笈灵符。但此镜所在之处，金银财宝多来聚会，名为“聚宝之镜”。只为王甲夫妻好善，也是夙世前缘，合该兴旺，故此物出现却得取了回家。自得此镜之后，财物不求而至，在家里扫地也扫出金屑来，垦田也垦出银窖来，船上去撒网也牵起珍宝来，剖蚌也剖出明珠来。

一日在江边捕鱼，只见滩上有两件小白东西，赶来赶去，盘旋数番。急跳上岸，将衣襟兜住，却似莲子两大块小石子，生得明净莹洁，光彩射人，甚是可爱。藏在袖里，带回家来放在匣中。是夜即梦见两个白衣美女，自言是姊妹二人，

特来随侍。醒来想道：“必是二石子的精灵，可见是宝贝了。”把来包好，结在衣带上，隔得几日，有一个波斯胡人特来寻问，见了王甲道：“君身上有宝物，愿求一看。”王甲推道：“没甚宝物。”胡人道：“我远望宝气在江边，跟寻到此，知在君家。及见君走出，宝气却在身上，千万求看一看，不必瞒我！”王甲晓得是个识宝的，身上取出与他看。胡人看了啧啧道：“有缘得遇此宝，况是一双，尤为难得。不知可肯卖否？”王甲道：“我要他无用，得价也就卖了。”胡人见说肯卖，不胜之喜道：“此宝本没有定价，今我行囊只有三万缗，尽数与君买去罢。”王甲道：“吾无心得来，不识何物。价钱既不轻了，不敢论量，只求指明要此物何用。”胡人道：“此名澄水石，放在水中，随你浊水皆清。带此泛海，即海水皆同湖水，淡而可食。”王甲道：“只如此，怎就值得许多？”胡人道：“吾本国有宝池，内多奇宝，只是淤泥浊水，水中有毒，人下去的，起来无不即死。所以要取宝的，必用重价募着舍性命的下水。那人死了，还要养贍他一家。如今有此石，只须带在身边，水多澄清如同凡水，任从取宝总无妨了。岂不值钱？”王甲道：“这等，只买一颗去够了，何必两颗多要？便等我留下一颗也好。”胡人道：“有个缘故，此宝形虽两颗，气实相联。彼此相逐，才是活物，可以长久。若拆开两处，用不多时就枯槁无用，所以分不得的。”王甲想胡人识宝，就取出前日的古镜出来求他赏识。胡人见了，合掌顶礼道：“此非凡间之宝，其妙无量，连咱也不能尽知其用，必是世间大有福的人方得有此。咱就有钱，也不敢买，只买此二宝去也够了。此镜好好藏着，不可轻觑了他！”王甲依言，把镜来藏好，遂与胡人成了交易，果将三万缗买了二白石去。

王甲一时富足起来，然还未舍渔船生活。一日天晚，遇着风雨，掉船归家，望见江南火把明亮，有人唤船求渡，其声甚急。王甲料此时没有别舟，若不得渡，这些人须吃了苦，急急冒着风掉过去载他。原来是两个道士，一个穿黄衣，一个穿白衣，下在船里了，摇过对岸。道士对王甲道：“如今夜黑

雨大，没处投宿，得到宅上权歇一宵，实为万幸。”王甲是个行善的人，便道：“家里虽蜗窄，尚有草榻可以安寝，师父每不妨下顾的。”遂把船拴好，同了两道士到家里来，分咐妻子安排斋饭。两道士苦辞道：“不必赐餐，只求一宿。”果然茶水都不吃，径到一张竹床上一铺睡了。王甲夫妻夜里睡觉，只听得竹床栗喇有声，扑的一响，像似甚重物跌下地来的光景。王甲夫妻猜道：“莫不是客人跌下床来？然是人跌没有得这样响声。”王甲疑心，暗里走出来，听两道士宿处寂然没一些声息，愈加奇怪。走转房里，寻出火种点起个灯来，出外一照，叫声“阿呀！”原来竹床压破，两道士俱落在床底下，直挺挺的眠着。伸手去一摸，吓得舌头伸了出去，半个时辰缩不进来。你道怎么？但见这两个道士：冰一般冷，石一样坚，俨焉两个皮囊，块然一双宝体。黄黄白白，世间无此不成人；重重痴痴，路上非斯难算客。

王甲叫妻子起来道：“说也希罕，两个客人不是生人，多变得硬硬的了。”妻子道：“变了何物？”王甲道：“火光之下，看不明白，不知是铜是锡，是金是银，直待天明才知分晓。”妻子道：“这会作怪通灵的，料不是铜锡东西。”王甲道也是。渐渐天明，仔细一看，果然那穿黄的是个金人，那穿白的是一个银人，约重有千百来斤。王甲夫妻惊喜非常，此是天赐，只恐这会变化的，必要走了那里去。急急去买了一二十篓山炭，归家炽煽起来，把来销熔了，但见黄的是精金，白的是纹银。王甲前此日逐有意外之得，已是渐饶。又卖了二石子，得了一大主钱。今又有了这许多金银，越发瓶满瓮满，几间破屋没放处了。

王甲夫妻是本分的人，虽然有了许多东西，也不想去起造房屋，也不想去置买田产。但把渔家之事搁起不去弄了，只是安守过日，尚且无时无刻没有横财到手，又不消去做得生意，两年之间，富得当不得。却只是夫妻两口，要这些家私竟没用处，自己反觉多得不耐烦起来，心里有些惶惧不安，与妻子商量道：“我家自从祖上到今，只是以渔钓为生计。一

日所得，极多有了百钱，再没去处了。今我每自得了这宝镜，动不动上千上万不消经求，凭空飞到，梦里也不打点的。我每且自思量着，我与你本是何等之人？骤然有这等非常富贵，只恐怕天理不容。况我每粗衣淡饭便自过日，要许多来何用？今若留着这宝镜在家，只有得增添起来。我想天地之宝，不该久留在身边，自取罪业。不如拿到峨眉山白水禅院，舍在圣像上，做了圆光，永做了佛家供养，也尽了我每一片心，也结了我每一个缘，岂不为美？”妻子道：“这是佛天面上好看的事，况我每知时识务，正该如此。”

于是两个志诚吃了十来日斋，同到寺里献此宝镜。寺里住持僧法轮问知来意，不胜赞叹道：“此乃檀越大福田事！”王甲央他写成意旨，就便邀集合寺僧众，做一个三日夜的道声，办斋粮，施衬钱，费过了数十两银钱。道场已毕，王甲即将宝镜交付住持法轮，作别而归。法轮久已知得王甲家里此镜聚宝，乃谦词推托道：“这件物事，天下至宝，神明所惜。檀越肯将来施作佛供，自是檀越结缘，吾僧家何敢与其事？檀越自奉着置在三宝之前，顶礼而去就是了。贫僧不去沾手。”王甲夫妻依言，亲自把宝镜安放佛顶后面停当，拜了四拜，别了法轮自回去了。

谁知这个法轮是个奸狡有余的僧人，明知这镜是至宝，王甲巨富皆因于此。见说肯舍在佛寺，已有心贪他的了；又恐怕日后翻悔，原来取去，所以故意说个“不敢沾手”，他日好赖。王甲去后，就取将下来，密唤一个绝巧的铸镜匠人，照着形模，另铸起一面来，铸成与这面宝镜分毫不异，随你识货的也分别不出来的。法轮重谢了匠人，教他谨言。随将新铸之镜装在佛座，将真的换去藏好了。那法轮自得此镜之后，金银财物不求自至，悉如王甲这两年的光景，以致衣钵充实，买祠部度牒度的僧奴，多至三百余人，寺刹兴旺，富不可言。王甲回去，却便一日衰败一日起来。原来人家要穷，是不打紧的。不消得盗劫火烧，只消有出无进，七颠八倒，做事不着，算计不就，不知不觉的渐渐消耗了。况且王甲起初

财物原是来得容易的，慷慨用费，不在心上，好似没底的吊桶一般，只管漏了出去。不想宝镜不在手里，更没有得来路，一用一空，只够有两年光景，把一个大财主仍旧弄做个渔翁身分，一些也没有了。

俗语说得好：“宁可无了有，不可有了无。”王甲泼天家事弄得精光，思量道：“我当初本是穷人，只为得了宝镜，以致日遇横财，如此富厚。若是好端端放在家中，自然日长夜大，那里得个穷来？无福消受，却没要紧的，舍在白水寺中了。而今这寺里好生兴旺，却教我仍受贫穷，这是那里说起的事？”夫妻两个，互相埋怨道：“当初是甚主意，怎不阻挡一声？”王甲道：“而今也好处，我每又不是卖绝与他，是白白舍去供养的，今把实情去告诉住持长老，原取了来家，这须是我家的旧物，他也不肯不得。若怕佛天面上不好看，等我每照旧丰富之后，多出些布施，庄严三宝起来，也不为失信行了。”妻子道：“说得极是，为什么睁着眼看别人富贵，自己受穷？作急去取了来，不可迟了。”商议已定，明日王甲径到峨眉山水禅院中来。昔日轻施重宝，是个慷慨有量之人；今朝重想旧踪，无非穷促无聊之计。一般檀越，贫富不同；总是登临，苦乐顿别。

且说王甲见了住持法轮，说起为舍镜倾家，目前无奈只得来求还原物。王甲口里虽说，还怕法轮有些什么推故。不匡法轮见说，毫无难色，欣然道：“此原是君家之物，今日来取，理之当然。小僧前日所以毫不与事，正为后来必有重取之日，小僧何苦又在里头经手？小僧出家人，只这个色身，尚非我有，何况外物乎？但恐早晚之间，有些不测，或是被小人偷盗去了，难为檀越好情，见不得檀越金面。今得物归其主，小僧睡梦也安，何敢吝惜！”遂分付香积厨中法斋，管待了王甲已毕，却令王甲自上佛座，取了宝镜下来。王甲捧在手中，反复仔细转看，认是旧物宛然，一些也无疑心。拿回家里来，与妻子看过，十分珍重收藏起来了，指望一似前日财物水一般涌来。岂知一些也不灵验，依然贫困，时常拿出镜子来看

看，光彩如旧，毫不济事，叹道：“敢是我福气已过，连宝镜也不灵了？”梦里也不道是假的，有改字陈朝驸马诗为证：

镜与财俱去，镜归财不归。

无复珍奇影，空留明月辉。

王甲虽然宝藏镜子，仍旧贫穷。那白水禅院只管一日兴似一日，外人闻得的，尽疑心道：“必然原镜还在僧处，所以如此。”起先那铸镜匠人打造时节，只说寺中住持无非看样造镜，不知其中就里。今见人议论。说出王家有镜聚宝，舍在寺中被寺僧偷过，致得王家贫穷寺中丰富一段缘由，匠人才省得前日的事，未免对人告诉出来，闻知的越恨那和尚欺心。却是王甲有了一镜，虽知其假，那从证辨？不好再向寺中争论得，只得吞声忍气，自恨命薄。妻子叫神叫佛，冤屈无申，没计奈何。法轮自谓得计，道是没有尽藏的，安然享用了。

看官，你道若是如此做人落得欺心，到反便宜，没个公道了。怎知量大福亦大，机深祸亦深！法轮用了心机，藏了别的宝镜自发了家，天理不容，自然生出事端来。汉嘉来了一个得点刑狱使者，姓浑名耀，是个大贪之人。闻得白水寺僧十分富厚，已自动了顽涎。后来察听闻知有镜聚宝之说，想道：“一个僧家要他上万上千，不为难事。只是万千也有尽时，况且动人眼目，何如要了他这镜，这些财富尽跟了我走，岂不是无穷之利？亦且只是一件物事，甚为稳便。”当下差了一个心腹吏典，叫得宋喜，特来白水禅院问住持要借宝镜一看。只一句话，正中了法轮的心病，如何应承得？回吏典道：“好交提控得知，几年前有个施主，曾将古镜一面舍在佛顶上，久已讨回去了。小寺中那得有什么宝镜？万望提控回言一声。”宋喜道：“提点相公坐名要问这宝镜，必是知道什么来历的，今如何回得他？”法轮道：“委实没有，叫小僧如何生得出来？”宋喜道：“就是恁地时，在下也不敢回话，须讨嗔怪！”法轮晓得他作难，寺里有的是银子，将出十两来送与吏典道：“是必有烦提控回一回，些小薄意，勿嫌轻鲜！”宋喜见

了银子，千欢万喜道：“既承盛情，好歹替你回一回去。”

法轮送吏典出了门，出身转来与亲信一个行者真空商量道：“此镜乃我寺发迹之本，岂可轻易露白，放得在别人家去的？不见王家的样么？况是官府来借，他不还了没处叫得撞天屈，又是瞒着别人家的东西，明白告诉人不得的事，如今只是紧紧藏着，推个没有，随他要得急时，做些银子不着，买求罢了。”真空道：“这个自然。怎么好轻与得他？随他要了多少物事去，只要留得这宝贝在，不愁他的。”师徒两个愈加谨密不题。

且说吏典宋喜去回浑提点相公的话，提点大怒道：“僧家直恁无状！吾上司官取一物，辄敢抗拒不肯？”宋喜道：“他不是不肯，说道原不曾有。”提点道：“胡说！吾访得真实在这里，是一个姓王的富人舍与寺中，他却将来换过，把假的还了本人，真的还在他处。怎说没有？必定你受了他贿赂，替他解说。如取不来，连你也是一顿好打！”宋喜慌了道：“待吏典再去与他说，必要取来就是。”提点道：“快去！快去！没有镜子，不要思量来见人！”宋喜唯唯而出，又到白水禅院来见住持，说：“提点相公必要镜子，连在下也被他焦躁得不耐烦。而今没有镜子，莫想去见得他！”法轮道：“前日已奉告过，委实还了施主家了。而今还那里再有？”宋喜道：“相公说得丁一卯二的，道有姓王的施主舍在寺中，以后来取，你把假的还了他，真的自藏了。不知那里访问在肚里的，怎好把此话回得他？”法轮道：“此皆左近之人见小寺有两贯浮财，气苦眼热，造出些无端说话。”宋喜道：“而今说不得了，他起了风，少不得要下些雨。既没有镜子，敝寺也送些什么与他，才熄得这火。”法轮道：“除了镜子，随分要多少，敝寺也还得起。小僧不敢吝，凭提控怎么分咐。”宋喜道：“若要周全这事，依在下见识，须得与他千金才打得他倒。”法轮道：“千金也好处，只是如何送去？”宋喜道：“这多在我，我自有送进的门路方法。”法轮道：“只求停妥得，不来再要便好。”即命行者真空在箱内取出千金，交与宋喜明白。又与三十两另谢了

宋喜。

宋喜将的去藏起了二百，只将八百送进提点衙内，禀道：“僧家实无此镜，备些镜价在此。”宋喜心里道：“量便是宝镜，也未必值得许多，可以罢了。”提点见了银子，有甚希罕！叵耐这贼秃你总是欺心赖别人的，怎在你手里了，就不舍得拿出来？而今只是推说没有，又不好奈何得！”心生一计道：“我须是刑狱重情衙门，我只把这几百两银做了赃物，坐他一个私通贿赂、夤缘刑狱污蔑刑狱官府的罪名，拿他来敲打，不怕不敲打得出来。”当下将银八百两封贮库内，即差下两个公人，竟到白水禅院拿犯法住持僧人法轮。

法轮见了公人来到，晓得别无他事，不过宝镜一桩前件未妥，分咐行者真空道：“提点衙门来拿我，我别无词讼干连，料没甚事。他无非生端，诈取宝镜，我只索去见一见，看他怎么说话，我也讲个明白，他住了手，也不见得。前日宋提控送了这些去，想是嫌少，拚得再添上两倍，量也有数。你须把那话藏好些，一发露形不得了！”真空道：“师父放心！师父到衙门要取甚使用，只管来取。至于那话，我一面将来藏在人寻不到的去处，随你什么人来，只不认帐罢了。”法轮道：“就是指了我名来要，你也决不可说是有的。”两下约定好，管待两个公人，又重谢了差使钱了，两个公人各各欢喜。法轮自恃有全，不必官府，挺身同了公人竟到提点衙门来。

浑提点升堂见了法轮，变起脸来拍案大怒道：“我是生死衙门，你这秃贼，怎么将着重贿，营谋甚事？见获赃银在库，中间必有隐情，快快招来！”法轮道：“是相公差吏典要取镜子，小寺没有镜子，吏典教小僧把银子来准的。”提点道：“多是一划胡说！那有这个道理？必是买嘱私情，不打不招！”喝叫皂隶托番，将法轮打，收在监中了。提点私下又教宋喜去把言词哄他，要说镜子的下落。法轮咬定牙关，只说：“没有镜子，宁可要银子，去与我徒弟说，再凑些送他，赎我去罢！”宋喜道：“他只是要镜子，不知可是增些银子完得事体的，待我先讨个消息再商量。”宋喜把和尚的口语回了提点。

提点道：“与他熟商量，料不肯拿出来，就是敲打他也无益。我想他这镜子，无非只在寺中。我如今密地差人把寺围了，只说查取犯法赃物，把他家资尽数抄将出来，简验一过，那怕镜子不在里头！”就分咐吏典宋喜监押着四个公差，速行此事。宋喜受过和尚好处的，便暗把此意通知法轮，法轮心里思量道：“来时曾嘱付行者，行者说把镜子藏在密处，料必搜寻不着，家资也不好尽抄没了我的。”遂对宋喜道：“镜子原是没有，任凭箱匣中搜索也无妨，只求提控照管一二，有小徒在彼，不要把家计东西乘机散失了，便是提控周全处。小僧出去，禅院另有厚报。”宋喜道：“这个当得效力。”别了法轮，一同公差到白水禅院中来，不在话下。

且说白水禅院行者真空，原是个少年风流淫浪的僧人，又且本房饶富，尽可凭他撒漫，只是一向碍着住持师父，自家象不得意。目前见师父官提了去，正中下怀，好不自由自在。俗语云偷得爷钱没使处，平日结识的私情、相交的婊子，没一处不把东西来乱塞乱用，费掉了好些过了。又偷将来各处寄顿下，自做私房，不计其数。猛地思量道：“师父一时出来，须要查算，却不决撒？况且根究镜子起来，我未免不也缠在里头。目下趁师父不在，何不卷携了这偌多家财，连镜子多带在身边了，昼夜逃去他州外府，养起头发来做了俗人，快活他下半世，岂不是好？”算计已定，连夜把箱笼中细软值钱的，并叠起来，做了两担。次日，自己挑了一担，雇人挑了一担，众人面前只说到州里救师父去，竟出山门去了。

去后一日，宋喜才押同四个公差来到，声说要搜简住持僧房之意。寺僧回说本房师父在官，行者也出去了，只有空房在此。公差道：“说不行！我们奉上司明文，搜简违法赃物，那管人在不在？打进去便了！”当即毁门而入，在房内一看，里面止是些粗重家火，椅桌，空箱空笼，并不见有什么细软贵重的东西了。就将房里地皮翻了转来，并不见有什么镜子在那里。宋喜道：“住持师父叮嘱我，教不要散失了他的东西。今房里空空，却是怎么呢？”合寺僧众多道：“本房行者不

过出去看师父消息，为甚把房中搬得恁空？敢怕是乘机走了！”四个公差见不是头，晓得没甚大生意，且把遗下的破衣旧服乱卷掇在身边了，问众僧要了本房僧人在逃的结状，一同宋喜来回复提点。提点大怒道：“这些秃驴，这等奸猾！分明抗拒我，私下教徒弟逃去了，有甚难见处？”立时提出法轮，又加一顿臭打。那法轮本在深山中做住持，富足受用的僧人，何曾吃过这样苦？今监禁得不耐烦，指望折些银子，早晚得脱。见说徒弟逃走，家私已空，心里已此苦楚，更是一番毒打，真个雪上加霜，怎经得起？到得监中，不胜狼狈，当晚气绝。提点得知死了，方才歇手。眼见得法轮欺心。盗了别人的宝物，受此果报。有诗为证：

赍镜偷将宝镜充，翻令施主受贫穷。

今朝财散人离处，四大元来本是空。

且说行者真空偷窃了住持东西，逃出山门，且不顾师父目前死活，一径打点他方去享用，把目前寄顿别人家的物事，多讨了拢来，同寺中带出去的放做一处，驾起一辆大车，装载行李，雇个脚夫推了前走。看官，你道住持偌大家私，况且金银体重，岂是一车载得尽的？不知宋时尽行官钞，又叫纸币，又叫得官会子，一贯只是一张纸，就有十万贯，只是十万张纸，甚是轻便。那住持固然有金银财宝，这个纸钞兀有了几十万，所以携带不难。行者身边藏有宝镜，押了车辆，穿山越岭，待往黎州而去。到得竹公溪头，忽见大雾漫天，寻路不出。一个金甲神人闪将出来，躯长丈许，面有威容。身披锁子黄金，手执方天画戟。大声喝道：“那里走？还我宝镜来！”惊得那推车的人，丢了车子，跑回旧路，只恨爷娘不生出四只脚，不顾行者死活，一道烟走了。那行者也不及来照管车子，慌了手脚，带着宝镜只是望前乱窜，走入林子深处。忽地起阵狂风，一个斑斓猛虎，跳将出来，照头一扑，把行者拖的去了。眼见得真空欺心，盗了师父的物件，害了师父的性命，受此果报。有诗为证：

盗窃原为非分财，况兼宝镜鬼神猜。

早知虎口应难免，何不安心守旧来。

再说渔翁王甲讨还寺中宝镜，藏在家里，仍旧贫穷；又见寺中日加兴旺，外人纷纷议论，已晓得和尚欺心调换，无处告诉。他是个善人，只自家怨怅命薄，夫妻两个说着宝镜在家时节许多妙处，时时叹恨而已。一日，夫妻两个同得一梦，见一金甲神人分咐道：“你家宝镜今在竹公溪头，可去收拾了回家”两人醒来，各述其梦。王甲道：“此乃我们心里想着，所以做梦。”妻子道：“想着做梦也或有之，不该两头相同。敢是我们还有些造化，故神明有此警报？既有地方的，便到那里去寻一寻看也好。”

王甲次日问着竹公溪路径，穿山度岭，走到溪头。只见一辆车子倒在地上，内有无数量物件，金银钞币，约莫有数十万光景，左右一看并无人影，想道：“此一套无主之物，莫非是天赐我的么？梦中说宝镜在此，敢怕也在里头？”把车内逐一简过，不见有镜子。又在前后地下草中四处寻遍，也多不见。笑道：“镜子虽不得见，这一套富贵也够我下半世了。不如趁早取了他去，省得有人来。”整起车来推到路口，雇一脚夫推了，一直到家里来。对妻子道：“多蒙神明指点，去到溪口寻宝镜。宝镜虽不得见，却见这一车物事在那里，等了一会，并没个人来，多管是天赐我的，故取了家来。”妻子当下简看，尽多是金银宝钞，一一收拾，安顿停当，夫妻两人不胜之喜，只是疑心道：“梦里原说宝镜，今虽得此横财，不见宝镜走一遭。”到了晚间，复得一梦，仍旧是个金甲神人来说道：“王甲，你不必痴心！此镜乃神天之宝，因你夫妻好善，故使暂出人间，作成你一段富贵，也是你的前缘，不想两入奸僧之手。今奸僧多已受报，此镜仍归天上去矣，你不要再妄想。昨日一车之物，原即是宝镜所聚的东西，所以仍归于你。你只坚心好善，就这些也享用不尽了。”飒然惊觉，乃是南柯一梦。王甲逐句记得明白，一一对妻子说，明知天意，也不去寻镜子了。夫妻享有车中之物，尽够丰足，仍旧做了嘉陵富翁，此乃好善之报，亦是他命中应有之才，不可强也。

赵五虎横行遭刺配

宋绍兴年间，吴兴地方有个老翁，姓莫，家资巨万，一妻二子，已有三孙。那莫翁富家性子，本好淫欲，少年时节，便有娶妾买婢，好些风流快活的念头，又不愁家事做不起，随他讨着几房，粉黛三千、金钗十二也不难处的。只有一件不凑趣处，那莫老姥却是十分利害，她平生有三恨：一恨天地，二恨爹娘，三恨杂色匠作。你道她为什么恨这几件？她道自己身上生了此物，别家女人就该生了，为甚天地没主意，不惟我不为希罕，又要防着男人。二来爹娘嫁得她迟了些个，不曾眼见老儿破体，到底有些放心不下处。更有一件，女人溺尿总在马子上罢了，偏有那些烧窑匠、铜锡匠，弄成溺器与男人撒溺，将阳物放进放出形状看不得。似此心性，你道莫翁少年之时，容得他些松宽门路么？后来生子生孙，一发把这些闲花野草的事体，回个尽绝了。

此时莫翁年已望七，莫妈房里有個丫鬟，名唤双荷，18岁了。莫翁晚间睡时，叫她擦背捶腰。莫妈因是老几年纪已高，无心防他这件事，况且平时奉法惟谨，放心得下惯了。谁知莫翁年纪虽高，欲心未已，乘她身边伏侍时节，与她捏手捏脚，私下肉麻。那双荷一来见是家主，不敢则声；二来正值芳年，情窦已开，也满意思量那事，尽吃得这一杯酒，背地里两个做了一手。

说那莫翁与双荷偷了几次，家里人渐渐有些晓得了。因为莫妈心性利害，只没人敢对她说。连儿子媳妇为着老人家面上，大家替他隐瞒。谁知有这样不作美的冤家勾当，那妮子日逐觉得眉粗眼慢，乳胀腹高，呕吐不停。起初还只道是病，看看肚里动将起来，晓得是有胎了。心里着忙，对莫翁道：“多是你老没志气，做了这件事，而今这样不尴尬起来。妈妈心性，若是知道了，肯干休的？我这条性命眼见得要葬送了！”不住的眼泪落下来。莫翁只得宽慰她道：“且莫着急，我自有个处置在那里。”莫翁心下自想道：“当真不是耍处！

我一时高兴，与她弄一个在肚里了。妈妈知道，必然打骂不容，枉害了她性命。纵或未必致死，我老人家子孙满前，却做了这没正经事，吵得家里不静，也好羞人！不如趁这妮子未生之前，寻个人家嫁了出去，等她带胎去别人家生育了，糊涂得过再处。”算计已定，私下对双荷说了。双荷也是巴不得这样的，既脱了狠家主婆，又别配个后生男子，有何不妙？方才把一天愁消释了好些。果然莫翁在莫妈面前，寻个头脑，故意说丫头不好，要卖她出去。莫妈也见双荷年长，光景妖娆，也有些不要他在身边了。遂听了媒人之言，嫁出与在城花楼桥卖汤粉的朱三。

朱三年纪 30 以内，人物尽也济楚，双荷嫁了他，算做得郎才女貌，一对好夫妻。莫翁只要着落得停当，不争财物。朱三讨得容易，颇自得意，只不知讨了个带胎的老婆来。渐渐朱三识得出了，双荷实对他说道：“我此胎实系主翁所有，怕妈妈知觉，故此把我嫁了出来，许下我看管终身的。你不可说什么打破机关，落得时常要他周济些东西，我一心与你做人家便了。”朱三是个经纪中人，只要些小便宜，那里还管青黄皂白？况且晓得人家出来的丫头，那有真正女身？又是新娶情热，自然含糊忍住了。

娶过来五个多月，养下一个小厮来，双荷密地叫人通与莫翁知道。莫翁虽是无奈何嫁了出来，心里还是割不断的。见说养了儿子，道是自己骨血，瞒着家里，悄悄将两挑米、几贯钱先送去与她吃用。以后首饰衣服与那小娃穿着的，没一件不支持了去。朱三反靠着老婆福荫，落得吃自来食。那儿子渐渐大起来，莫翁虽是暗地周给她，用度无缺，却到底瞒着生人眼，不好认帐，随那儿子自姓了朱，跟着朱三也到市上帮做生意，此时已有十来岁。街坊上人点点说说，多晓得是莫翁之种。连莫翁家里儿子媳妇们，也多晓得老儿有这外养之子，私下在那里盘缠他家的，却大家装聋做哑，只做不知。莫姥心里也有些疑心，不在眼面前了，又没人敢提起，也只索罢了。